

日臻傳記叢刊〇〇一

宋慶齡傳

〔上卷〕

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之路

◎ 著者 愛潑斯坦

譯者 沈蘇儒



K82-2A1

宋慶齡傳

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之路
上 卷

原著/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譯者/沈蘇儒

日臻出版社

宋慶齡傳

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之路
下 卷

原著/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譯者/沈蘇儒

日臻出版社

《傳記叢書002》

宋慶齡傳（下卷）

—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之路

本書經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授權

原書名：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

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譯者/沈蘇儒

責任編輯/廖乾偉

發行人/郭淑齡

出版者/日臻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興隆路二段220巷53號

郵撥帳號/17573960

帳戶名稱/日臻出版社

電話/(02) 9332757 • 9332852

傳真/(02) 9332852

總經銷/人間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興隆路2段220巷53號

電話/(02) 9332757 • 9332852

傳真/(02) 9332852

打字排版/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032號

出版日期/83年1月10日 初版一刷

定價/280元

ISBN 957 - 8882 - 02 - 5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總序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是在我們這個使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二十世紀中一位傑出的婦女。她漫長的一生幾乎綿延了整個世紀。她於一八九三年出生，到一九八一年逝世。她與這個世紀裡中國和國際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關聯。她的品格既完美又獨特。凡是見過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散發出的溫暖。她給人的鼓舞力量不分中外、無遠弗屆，因為它與時代的脈搏諧和一致。

這部通俗性傳記的目的是使讀者認識她。只要可能，有關她的事跡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語言來敘述的。來源是能夠找到她所寫的東西，包括數以百計的私人信函。在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寫給筆者的，還有許多是同事和友人提供的。關於現存的信件，應該指出的一點是，儘管數量很多，但遠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長期的地下政治活動中養成的習慣，使她對於留下有關她的活動詳細的文字紀錄十分謹慎。她會要求受信人在閱後將信燒掉。保留下來的信件使人們較能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時事，或者只是附帶的提一下。所以，關於重大事件，有許多只能依據她正式發表的著作。

關於較大範圍的背景和側面情況，取材於歷史文獻、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錄，或對她們的訪

談紀錄，還有我自己與宋慶齡在這四十多年相交的回憶。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這兩段時期裡，我經常——有時是每天——看到她、和她一道工作。至於其他時期——直到她一九八一年逝世，我們之間的接觸就不是那麼頻繁。

宋慶齡在晚年曾多次表達這一願望，即在她身後由我來為她寫一部傳記（我自己從未對她說過這樣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來是在一九七五年，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很多出版社負責人和作家來和我聯繫，有的甚至還派代表到這裡來找我，勸我讓他們來寫我的傳記……我只信任艾培，來做這件事，因為他比別人更了解我。」到了一九八〇年，她又提這件事：「我想請你在我死後寫我的傳記——我對別人不像對你這樣信任。」當我向她保證一定不負所托時，她很快又寫信說：「我終於可以這樣對你說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經同意承擔為我寫傳記的事，我是多麼驕傲和高興……所有自傳都免不了表現出自我中心，所以還是讓我所信任的朋友來寫我的傳記。」

儘管在這裡可以感覺到她想到了死，但這幾乎是上了年紀的人必然會想到的事。鑒於她長期以來總能戰勝病魔並且具有堅強的精神活力，她從未想到——我也從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終結會來得這麼快。但令人悲痛的是，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並且是在我們共同計劃的準備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之前——我們曾共同計劃進行系統的談話和商量，但往往由於其他一些看來更急迫的、要她處理的事情而被沖掉了。我們以為總還會有充足的時間，實際上卻沒有。

在她離開我們以後這些年裡，我竭盡全力工作，以求完成她交給我的光榮責任。我在多大程度上達成了這個目標，這要請讀者來評斷。我不以為這部傳記是最後的或最完備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詢到的材料範圍內，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使宋慶齡真實生動的出現在所有讀這

部書的人的面前。

現在簡述一下我的寫作原則。

讀者將會發現，在本書中，凡是宋慶齡的直接引語，沒有一句是不出於她的口或筆。如果是推測或解釋——時有有必要這樣做——那麼就說明是推測或解釋。我認為在傳記（不論如何通俗或非學術性）和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之間應該有明確的區別。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也是一種有價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種不同的形式，允許有想像出來的談話和情節，甚至可以創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們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就傳記而言，除了作為兒童讀物的故事書或者因為年代過於渺遠而很少或全無原始資料，這樣的作法是不容許的。

我稱本書是一部通俗的傳記，意思是說，我盡力避免使用學術性的寫法和用詞，並且避免在每一頁上都是滿滿的注釋，影響一般讀者的閱讀。對那些需要看這樣注釋的人，所有的材料來源、參考資料和說明（除了早已為衆所周知的事實之外）都在正文之後可以找到。有關她的史實，存在著一些空白點。很多材料已經散失或被毀了。當宋慶齡對我說，她會把她所有記得起來的事情全部提供給我時，我們都不知道給她留下的時間已經非常短促了。結果是，有些只要她本人花幾分鐘就能說清楚的小問題，現在卻要用幾個月的功夫進行研究；還有一些問題至今尚未明白，另有一些問題很可能永遠無法弄清真相了。除少數例外，凡關於她的官方檔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見到。這增加了工作的難度，自然也顯露了本書的缺點。在這方面，我還應該提到，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作傳記，而七十歲以上的年齡也顯然不是做這個工作的適當年紀了。

我希望本書對那些還不認識這位偉大女性的人能有助於增進對她、對她的時代、對她的國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書能有助於為更多更好的介紹宋慶齡的著作的出現修築道路——這樣的著作是一定會出現的，不僅在我們這一代人，並且在未來的許多代人中間。如果本書對於有人想要拋出一些有關宋慶齡的不負責任的或懷有惡意的東西，起一點阻礙的作用，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了。

在過去幾年收集材料的過程中，許多機構和人士給了我慷慨的幫助。我衷心的感謝所有這些機構和人士，但爲了不使這篇序言長得過分，我不能在這裡一一指名道謝。但在注釋中，所有來源都作了具體說明。

我必須在這裡特別提到的機構有：北京的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和宋慶齡故居，上海的中國福利會，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會，上海市檔案館，廣州市文化局，孫中山原籍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紀念館，宋慶齡祖籍海南省文昌縣宋慶齡基金會。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宋慶齡日本基金會及該會常務理事和事務局長、長期潛心研究宋慶齡的學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書日本版的譯者）；感謝孫中山的忠實朋友宮崎寅藏和梅屋庄吉的後人宮崎露芴和宮崎千代以及小坂哲瑯和小坂珠訪子（主和子）。他們家庭收藏有關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豐富，極有幫助。這些珍貴資料歷經這個世紀中頻仍的戰亂而仍被細心的——並且奇蹟似的保存下來，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兩國人民之間忠誠持久的友誼證明。

在美國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已故的馬克斯·格藍尼奇（並承伯莎·陶布協助），提供了一個長時期內宋慶齡的信件；紐約市立大學恩派亞學院A·湯姆·格隆菲爾德教授，主動的從他的研究工作

中抽出時間來尋找和複印很有價值的材料給我；西·喬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爲我增添了宋慶齡在梅肯市上大學時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使我得以了解一些史迪威將軍家庭的情況並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記。

在中國，我曾訪問過許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夢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保衛中國同盟的老同事；張彥，他是《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第一副總編輯，讓我分享了他訪問宋慶齡母校美國喬治亞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的成果；傅伍儀和張愛榮，她們也曾由宋慶齡基金會派赴美國訪問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已故的章克，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和宋慶齡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時的寶貴回憶（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的顧錦心，她告訴我關於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舉了。

最後，我還要感謝《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使我在任職該社期間能有許多時間用於寫作本書；新世界出版社的陳休征接受了出版本書英文版的任務並耐心的等待它的完成，該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同我一起爲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

以上我只舉出了一部分機構和人士，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對其他不及列名的機構和人士的感激之情會比對他們稍遜。

在寫作本書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們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她和我一樣也在宋慶齡手下工作過）以及現在的妻子、在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的老同事黃流碧的耐心合作和毫無保留的支援。

不論是哪一種文版，我都要爲本書的中文譯者、我的老同事沈蘇儒和日文譯者、前面已經提到

過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別的謝意，因為他們兩位「超越了本職工作的範圍」，訂正本書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訛誤，提出改進的建議，從而在總體上為本書所取得的一些優點作出了貢獻。

至於本書存在的缺點，那完全是我的責任。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於北京

中文版序

在這篇序言裡，凡在總序中已說過的我就不重複了，我只特別指出幾點。

這本傳記，同已經出版的中文宋慶齡傳記比起來，更多的依據和引用了宋慶齡用英文所寫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於用書面表達的文字。這些作品不僅有文章（它們多數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論最初是用什麼文字寫的），還有幾百封信件，有寫給外國人的，有時也有寫給中國人的，如廖夢醒及其他人。我還利用了許多——可能多於中國讀者過去已知的——外國人的著作，這些人在宋慶齡一生中不同的時期認識她或觀察過她。

這不只是簡單的一個文字不同的問題，而是爲了在在一種特殊的背景——國際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來描繪出宋慶齡和她的時代的圖象。在宋慶齡身上，國際主義和二元文化思想總是和愛國主義密切結合的，後者是前兩者的永恆基礎。

愛國主義——熱愛和尊敬她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是她的堅強和永生的根，不僅表現在她的政治立場和行動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個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樣一種民族自尊心，使她既無民族自卑感、又無民族優越感——前者是愛慕所有外國的東西，認爲中國事事不如人；後者則是誇耀所有中國的東西，對一切外國東西都不屑一顧。作爲一個中國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國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國昌盛並爲此而奮鬥。從少女時代起直到暮年，她對中國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識的高

峰，始終滿懷信心。她是民主的——從這個詞的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她來說，國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僅是指某些社會上層（雖然她自己出身於社會上層），而是廣大的勞動大眾。

她親身參加了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關頭堅定不移，在勝利中同慶共樂，但始終意識到前面的道路漫長。長期的經驗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堅信中國——世界也一樣——的未來是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取得進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不是空洞議論，而是她幾十年來歷經風雨用行動所顯示的事實。

正如她在一切經驗中對革命的信念從不動搖一樣，她對知識所賦予的價值也是從不動搖的。她深信，未來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進的知識來鑄造的。

她是為婦女充分參與共同事業的權利和職責而奮鬥不已的戰士。

她最深切的愛和關懷在於兒童，爲了他（她）們的身心健康、爲了他（她）們的教育，使他（她）們成爲來之不易的進步的自覺繼承人和未來的充滿信心的建設者。

談到現代化，宋慶齡無論就其內在或外表來說，都是一位真正的現代中國人——她在少女時代是這樣、在整個一生中是這樣，而且我敢說，在這一代人以及以後的無數代人中，她仍將被認爲是這樣。

這些就是我想要告訴讀者——特別是年輕的中國讀者——去認識和了解宋慶齡的理由。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於北京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結婚。



宋家一族，在1918年時的合影。前排坐於地上者，右起：宋慶齡、子安、子文、藕齡；後排站立者，左為子良，右為美齡，中坐者左為宋耀如，右為倪桂珍。



1907年在上海中西女塾讀書時的宋慶齡。



年輕時的宋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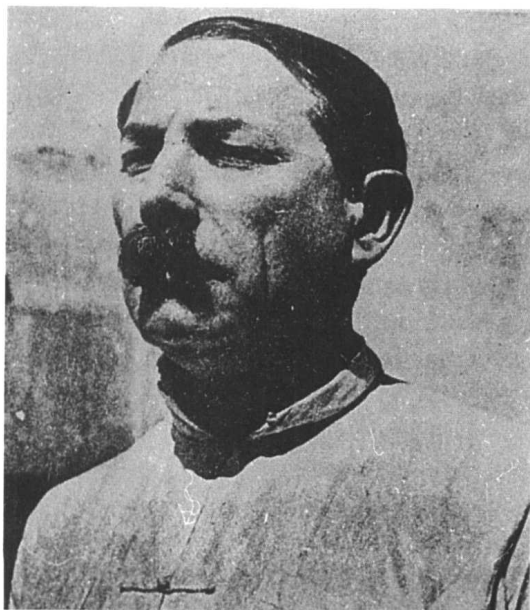
在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學習的宋家三姊妹：宋慶齡（左）、宋藹齡（中）、宋美齡（右）。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結婚。當時正是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革命事業中挫，宋慶齡的追隨孫中山無疑給予孫中山極大的精神鼓舞。



1916年4月9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和革命黨人在東京慶祝袁世凱的復辟失敗。前排右三：何香凝、右七廖夢醒、後排右六是廖仲愷，孫中山孫中山坐前是廖承志。



鮑羅廷



越飛